東維子文集

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3
6

文庫 11
D 123
6

010190552980

018-12221

京都大學圖書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六

會稽鐵崖楊維楨廉夫著

墓誌銘

高節先生墓銘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書春尉福女生茂〻生隆〻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裕爲先生曾大父淵玉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爲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公賈公得於復齋趙公趙公得于潛室陳公陳公親授于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

柳田泉文庫

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
赫今子姓無聞吾嚴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
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吾奚必以仕而貴哉其不敏願
為嚴子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畏粮自甌越來
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奠
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
其意也暮年建汐社為會取晚而有信翱卒無子與杜中
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劍亭遣使盧公摯高其義為之書
嘗游錢唐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酹林處士岳鄂
王墓卒有動乎中嘗二人曰其常時如此觀必不安亟歸
及門還有中天之別擗踊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

礼廬墓三年不稅衰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
虔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日服墨縗哀慟踰它時
所居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秘己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
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禍夭奉祖
祠四十年復上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憾乎時西地吾已買
諸宦死必葬是遂遊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
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
於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士黃蛻曾孫女子一淵
也越十年丁酉余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子謁祖祠遂
登雙臺訪子陵釣迹因酹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
余為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來謁曰謝奇士

表予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李吾予
銘之遂銘曰
於古風渢乎朗可追千有百禩不盡厥歧不背厥馳瞠
乎不知其後特我銘其人維高有填維高有填維遠有道

馮處謙墓銘

至正丙申秋余以建德理官道富陽抵友馮頤家頤伯仲
氏曰升與豫皆相次去世豫之子宣東襄前拜曰宣不幸
先子以早年沒外郎且六年未克葬今年冬其月日將祔
吉峴祖墓次幸先生哀而賜之銘庶先子不悼不百齡不
孝孤不無蓋覆焉與頤為昆弟交三十年嘗銘其伯考又
寺丞公考仁山公伯氏升余又銘豫尚忍援筆耶君名豫
字處謙宋承信郎僉嘉興府廳事從周孫集賢殿脩撰驤
從子承信君生三子長蒙沒次草次觀革以孝義式鄉里
外中書以義士旌其門義士生三子曰升曰頤曰晉觀生
二子一郎君次仁君於伯仲居四發喪父義士公撫之如
己子君友悌長氏不翅同母出一門數百指怡怡恂恂內
外無間言義士公值生日以饒君以里之困乏者勸分擬
劉子曰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得其力利出者
祿及怨往者禍人公是其言又嘗謂人能羣者以分能分
者以禮義士公逝歲時月旦相其長氏必請合族綴食之
禮惟恐不及君為人高亢剛直讀書通大義與人友尚氣
節痛遠鳥習之文狀貌魁梧美鬚髯達官要人皆折勢位

友之曰君固我朝人也薦之仕則辭曰吾剛不能售以磷
吾直不能售以回薦者謝而止娶李氏宋朝鈕知府桂孫
女一子宣也君瓶〻戒曰瘠地民材勞也沃地民不材饒
也汝毋恃驕棄學使吾有沃地憪也宣力學訖為名士生
于大德已酉八月八日以暑疾卒于杭至至正九年五月
十三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銘曰
不厲而剛〻不礱不橋而直〻不踦不夫閹〻等禽犢
欿然我信無不足天路中止匪不祿寄言持義開者服
猘曰有子〻式轂長轂遐行續前躅

姚處士墓誌銘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祕監合嘗
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為祕簿宗之宗之子三人一居峨
溪曰二府君昱為君八世祖曾大父思晟登宋景定壬戌
榜進士第階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進士父元慶隱居
不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君幼機敏不習羣兒美長丰姿偉
特讀書輒了大義闢樂育館舍賭海內名師儒教子弟及
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言與人交始終見底裏于義
利曲直必嚴其卞鄉鄰有爭者不直有司直于君得一言
即解去歲飢閭人之急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之
創世濟橋峨溪工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饘粥予行者
行者不勸橋西古松篁萬立築亭名深靜又搆層屋曰松
麓賢士夫往來必延致其中觴咏笑談至忘朝夕郡大夫

為公薛超吾道經桐廬聞君杖道過門以處士禮〻之邑
侯周古達都等皆嘗問政于君〻必以利害中民竅者鑿
鑿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桐壽曰兄老病無官
情弟齒壯學裕必勵名仕版圖光其先桐壽因自奮北覲
得餘干校官君娶袁氏吉水教授某女也子三曰雋先卒
次槃次采孫男四曰德元德想德祥德瑞君生于大德庚
子五月十三日沒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
越三年十一月六月窆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
子槃謁余理官次再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
然孝友行于家任恤行於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
朽非先子不幸槃不孝也槃辱為先生徒幸先生賜之銘

按其容鄉貢進士魏鈞狀為之誌而銘曰
桐之岡蚪蚪桐之瀨秋〻孝原一坯山水桐繆是為域
溪姚處士之述

故處士馮君墓誌銘

君諱天瑞字通甫世居和州之烏江縣曾大父某本郡幕
府長曾祖妣黃氏大父某隱德不仕祖妣慶氏君自幼機
警讀書不事章句務大義善屬文見人善必稱道不已見
惡則嫉之如仇試藝不售循逕于郡吏復自厭其匡莫之
習竟辭歸卒業于儒築草堂青山之麓日以書史課子招
延賓客為觴詠之樂兵興蕭閒以晏徹不應遊徼入境不
敢犯勇士門鄉里稱為季世之全人乙未夏六月以疾終

于寢榮年五十有九娶張氏先一年卒生子一人居仁由
帥府經歷調分水丞遷京兵馬女一人適同里汪晉再娶
華氏生子二人長居義後更名榮由京都鎮撫調神武清
軍衛知事還華亭縣知縣次居禮未仕女一人適同郡劉
英公生于大元元貞丁酉九月四日沒于大明龍鳳乙未
六月二日時淮甸兵梗未得返故丘權厝周家圩之原戊
申冬合張氏兆歸葬于邑東〻山祖塋之次是年秋居仁
偕榮衰駢拜手雲間鄧次乞一言銘墓石且為孝子祿養
不得於事生而得先生大事於送終孝子孫之心亦揚矣
是敢乞銘于先生辭不獲為之銘曰
金以不祥躍兮鑿以有　用墜叶吁嗟先生兮是為全人

喬山處士瞿君墓誌銘

君諱德興字宗起姓瞿氏喬山野人其自號也世居無為
州濡須之巢縣曾大父甚自巢遷和州之含山父福遂占
籍焉兵變君挈家避地滁州閱三月而沒葬全椒縣之
明山娶同邑司氏君沒四年後卒于太平州葬采石之
麓子二人長桂次清女一人滿兒適同里孫倌桂以才名
簡知今大子於南京授千夫長部落于同僉趙公征進
宣徽安慶九江等處以功升鎮撫清京城廣武衛百夫長
君生于大元大德甲辰歿于至正壬辰四月初五日享年
四十有九洪武二年桂遷柩于明山復遷妣柩采石合葬
於巢之瞿家嶠而關之原先遠日桂來拜手草玄閣次曰

不孝孤生甫未丁壯不幸天所恃又三年失所怙零丁孤苦藉祖考澤得以造名仕版祿食于朝而三釜之養不能一句及親此不孝孤終天之憾也倘死又不得當代大手筆紀其卒葬地所不孝之罪踰天何以自贖是敢介先生從子明具狀以乞銘吾重違其情畀之銘曰

父溘先兮無以家叶母去棄兮又以遠於乎孝子之天夭嗚呼淮之西兮江之東踦合北兮兆既同於乎孝子之天夭終從

又銘曰

玉韞兮火烈木定兮風危靚畀獲兮莫予追匯令茲兮我羅叶嗟翟氏之子兮我又何悲

淵默先生碣銘

至正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壬午淵默先生余君卒既葬其友及門人聞易於會稽楊維楨維楨曰先生深靜而寡言嘗自號淵默宜從曰淵默皆應曰宜其子安禮又先生門人般奎狀來請銘先生諱曰琺字庭莊姓余氏其先閩之古田人十二世祖謁仕宋官至吏部尚書受知徽宗即既徽宗手書余尚書祠額賜其子孫曾大父諱佑大父諱鄭父諱與可皇武夷書院山長自號藍溪始居崐山為崐山人先娶趙氏無子再娶陳氏先生初藍溪為李後姓李氏至先生始復姓余云先生年十四喪父能自樹立極力于學脩習容止歲趨圖肸如老成人既長學通六經百氏博

貫精析退然不知有餘旦善屬文根柢六經不諸異說其
書有尚書補註若干卷藏于家嘗為舉子業已而厭其剽
取傳註支延蔓衍其言不足傳遠遂絕意弗為居一晦之
宮叱咤之聲不聞于外迹未嘗一至庸貴富人門鄉人
蓋聞先生然終身有不識先生為短長瘠肥者世壽五十
有二配潘氏生子二人長安禮次安禧女二人長適王居
敬次適許淵葬州南一里先塋之左葬之日朋友遠近必
至余曩來崑山與友者纔四三人身今余亦老矣去年一
人卒先生又卒焉乎余尚忍銘先生耶銘曰
騄之躪而飯駿之苑麟之變而豢兕之圈瑲鳴衡璜撲
地而淺吁嗟淵默孰云其塞

尚絅先生墓銘

先生諱德嘉字立禮姓衛氏其先渤海人七世祖文中宋
朝散大夫兼侍講始居殘唐六世祖士達大中大夫禮部
尚書又自錢唐徙華亭建炎初大中公從叔大中大夫禮
部侍郎膚敏扈蹕南渡亦居華亭五世祖械倅職郎國子
博士高祖端操朝奉大夫衛尉少卿曾祖僑大中大夫軍
器監丞祖宗武通奉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蒞謙入國初以
世官後授溫州路治中弗就妣黃氏繼張氏男三先生其
長也在黌不好押弄就外傅日誦經籍數千言不還諸子
百氏靡不言究性孝厚愨誠晚年以風節自持尖儇二十
有八年不二娶平居篤於人倫恬於勢利弱冠時左丞郝

公嘗辟為傔使君辭曰吾弗能為奴隸也宣慰羅公舉以茂材授潮州路儒學正君又辭曰觸瘴毒以貽親憂吾弗敢也自是不出戶庭者三十年布衣菲食以終其身每戒其子曰汝不能耒以耕佃人者及汝籍之食者宜予之以恩汝從父縛佃以督逋于縣而未之逋亦終不負汝識之至正壬辰盜起剡州里解散者十室而九先生獨守祖考室曰吾舍此將何之寇至吾有挖室死先祠下耳其孝誠之篤如此甲子春疾作其子禱醫卻之小差忽曰四月九日之夕吾當逝矣且曰汝父平生無以過人僅不忝所生耳父書具在汝讀之為君子毋有失德玷吾世胄又毋徇世俗作浮屠事壞吾家法言畢而逝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十月十七日卒至正十四年甲午四月九日享年六十有八娶任氏中憲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任公仁發女子男二長仁近次復孫男二皆幼以是月二十九日葬余山之原距逝之六年仁近抱衰衰來拜吾淞次舍乞銘予曩來淞以友兄先生先生逝保宮後不及走喪次業將醊其墓與二三友私謚先生先生嘗自號尚絅翁宜以尚絅易名又不辭而為銘表之墓石

曾子輿若華元娶不更菅又安世年不出死不安仲統
樂志遺世榮陶子給力恩必矜磋二薰德集以成清規
若訓貽厥仍我謚以絅夫何疑

雪溪處士郎公墓誌銘

予嘗客雲間陸先生嘗稱胥水之南多世家邵呂陳陸其尤也先生自其先館邵氏幾七世歷凡一百五十年又云邵氏家老倖僮亦自高曾〻玄皆世其職業祿養為一家之世臣予求世家於近代三葉而不替者少矣矧六葉七葉乎客有持先生狀雪溪公者振予次舍為雪溪之壻倪琦也以墓文為請即胥水邵也予欣其世澤為之次而銘公諱彌遠字子猷自號雪溪有譜為康節公十世孫也高祖宗穆亮避兵大渡江至華亭遂家為曾大父德隆父思忻皆儒業教子以經術父天驥以易經中宗詩補國朝業學選士就試入郡庠升賓序而居公待補君冢子也通五經博涉羣子史為文取辭達不喜雕繪身服朴素亦不喜騎乘絕志仕宦有勸之仕者則曰仕不在吾在吾若孫耳嘗戒其孫之仕曰古之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今之遇者大抵尸素而名已滅若輩其戒哉暮年假佛老學洗慮輕財急施至飯沙門賑飢民無算民依而聚廬者無慮百十家所居四面大渠悉建石梁台園地第宅之東風日佳時必移觴豆以燕悅其親守義懿于先規年雖餘師生稟氣不輒廢也壯年喪偶繼閔子之寒弗維室付妾御之慈愛者保有諸幼頤營生域逮精舍守以浮屠而尊吾聖人像設其中嘗慕漢東平王蒼以為善最樂又喜唐張公藝忍字為家法迺輯經傳言若以忍者為百善百忍圖州里多傳之為勸性不嗜酒客至必與飲〻輒醉

醉輒放歌客亦無不樂者喪明者十年家事傳于家子南
時蒸月會必至花竹間具衣冠濟濟然傳儀亦濟濟然如
常時至正己亥夏病癰閱月餘忘召子若孫曰吾逝矣永
訣不少亂或謂公直知宋滅爲樂者儒而悟理者歟不然
乎生宋德祐甲戌殆今至正己亥七月享年八十有六娶
馮氏先卒男一南也庶三應奎應參應元女三孫五煥炳
燧經綸女孫八曾孫五垠墀埏垓炳子也鏻煥子也是年
九日六日葬某圻生域銘曰
言有文行有馴苍藝之教儆後昆歷年百五十而家有
世隆引壽及耄終弗亂神君子謂善之澤言之人

故處士倪君墓誌銘

吳興倪處士名驥字子舉没且葬已九年其嗣子璪循涕
泣於其父之執楊維禎曰璪不幸早孤居喪無已聞先子
没若干年又不遑以名顯而墓道之石又不及求文章家
者銘重璪不孝惟先子隱德不仕其事業亡稱于世而人
之知者益鮮非吾子以其及知書之何以伸先志且慰藉
後人耶維禎爲文靜先生門生也先生處士之父某父事
先生遂與處士爲弟兄處士銘何辭吳興之倪氏始顯于
兵爲監押某公至文靜始大處士自幼喜讀書有遠志長
與先生自爲師友研極名理非世儒所能解嘗走京師以
其所學干貴人不合即遂絕仕宦志人勸之仕則曰吾賴
先廕免耒耜勞苦得稱處士菩中足矣去家之北三里所

為毗山有園池花竹之勝先生旦　家舍其中處士時侍
先生遊息于此登山臨水或坐盤石竟日無一言忽有所
得則寫之於琴〻不足又寫之於畫琴最善水雲遠意無
俗師趣馭節族畫亦有求工于人識者謂與令高吏部爭
拙法於海岳菴至正元年處士之生四十九矣忽謂家人
曰買臣五子當富貴吾明年五十當逝矣於是預為棺歛
葬埋之具明年果得疾告其父曰驥平生一言一行毋欺
暗室毋負于大人矣惟違先於大人不克報罔極為終天
恨天實為之奈之何哉疾亟之日夕尚疏喪儀屬其子戒
勿用吳敎俗樂問夜何其二鼓矣曰盍秉燭我坐令家人
勿哭遂瞑至正壬午九月六日也父文靜先生淵母鄭氏

男四長璪次肅次璋皆習舉子業女三長適閔元祿次許
適煬詠未行次在幼孫男一承孫是年十一月十七日葬
于烏程縣毘山塋之北銘曰
四十九已知非又知死生可知處士不仕非不時五十
焉用富貴爲長眷之毗山之毘處士之墓藏于斯視後
不朽吾銘詩

元故陳處士墓誌銘

吳興吳淑吳公齊以崖王禮事余過余錢唐次舍訪其徒
之好學者陳君善曰吳人師余數學子文猶居爲義理學
又曰陳氏代以貲雄其鄉君始與學鑿〻乎期輩古之人
端木生不學孔氏終貨殖耳此余稱其好學也敢以見先

生後余二十年過吳興而君與吳公俱已隔世無幾趙伯
陽氏將君之子嗣亨來謁銘因爲之感而銘諸君名良能
字善之其先自陳武皇生湖之長興白石里子孫至今蕃
衍爲君望姓郡城之南曰六老堂文地君之考德新號恒
齋者始徙居焉曾祖世昌祖日裕皆奕世有隱行君自幼
撲敏恒齋公意有屬輒能先事承之公善而撫之曰大吾
門者必是子也長習國字學千祿于執政者不合即退閉
門讀書務求聖賢旨趣皆思吳公以躬行之要其言曰在
正心〻正則上合天理近當人情盡此之謂忠推此之謂
恕時〻誦習其語以自儆莫年治生貲業益裕復拓居之
北偏搆宅一區蒔花竹設器玩奉恒齋公以老壽九袠乃

終君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喪紀一遵朱氏家禮歲時
祀享極於精誠親所嗜好必具薦之緇黃淫祀皆屏去不
惑伯兄蚤世奉丘嫂以禮事仲兄情好怡如撫孤姪恩摯
如子交友以信遇宗族以仁學與同閈諸老月爲鄉飲以
相樂扁所居堂曰膺齋士友至者必款留觴詠久益不勌
君爲人識高量弘兼善論議不苟同不詭激鄉之人受其
言規其行以爲則惟恐過差聞于君即有關必陳誡勸止
故其卒也咸思其人而哭之生于至元二十六年己丑閏
十月二十日歿于至正十年庚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
有二娶施氏子男一人嗣亨孫男二人惟一習舉子業惟
讓尚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烏程縣三碍鄉陳灣子

塢先塋之次用治命也嗚呼君孝友儀于家忠信行於州
黨學不爲詞章而究名理行不爲崖異而超乎常是無愧
于名齋且名處士者宜得書而銘之銘曰
學以遵所聞孝行于厥家叶言確而人允行果而人超
祿則不足慶有餘我銘其人後不誣

青門處士墓銘

予讀漢唐史至公孫述黃巢劉聰隱士如李業周朴輩至
於餘壽海而不免則搽至鼎鑊烏乎隱者之生亂邦幸而
免于殘官寺不幸卒爲人所知乃致毒其身若此不亦可
哀已哉青門處士魏一愚氏無非仕才冠杭者亦不知訪
其人矣而處士託于市門卒溷而勿露越三四年以病卒
正寢後三月冠復至處士之廬與堞舍同爨方諸述巢時
隱人之不幸處士何幸哉是宜錄其人書之不使與齊民
同殆也處士性醇懿靚深恒怕外撓閑置一身斗屋中如
處女然雖重客至不得面周親謁請或一見即送平日危
坐閱所蓄書九萬卷然無他至剞作味其旨而已其言行
可爲人勸者疏以示諸子兄積爲若干帙處士生某年死
至正十六年正月七日也男六人女三人其孤本仁持其
友王謙狀來謁銘予在杭時識其人遂爲銘、曰
世之否無全士疾以戕兵以死吁嗟青門如處子觀之
毁節之徵卒究所歸木以上 木檀也出左傳

挽辭附

蘇先生挽者辭敘

公諱大年字昌齡西澗其自號也世家廣陵性閎爽元直
有碩學奇才不受公卿辟舉年姿音吐文辭翰墨權謀智
所皆絕出時輩至正癸巳兵興走徐州上大將策々天子
聞而想見其人嘗官編修明年廣陵陷涉江隱々吳市門
又明年淮兵渡吳拜公市門起諸生 句 公誓一言拔砧鑕
萬々命定伯休兵公即冠竹服辟力乞骸骨恣往還笠澤
松陵間別號林屋洞主庚子春扁舟泛三泖入雀城訪予
草玄閣曰予閣誦十年起欃上第如拾取物李緞輩方擲
偃月轍死争得失子直蹇且退又曰竟病痞內潰腹背潰
吾將與子 杜酬偵蹈膖光景鼎淋之耳癸卯秋予登天平石
壁入城見 公大堂 公出妻子 事棄黎園舊部東為予
留十月別明年詭抱犢山君貽余文二百十言奇譎甚律
詩右未有知魁紀公者何知年定約邀大小雪七十二弁
約未赴而公逝瀨終自著墓誌文吉其子曰吾年迫七十
無憾々者鐵寧武觀 鋤龍山為裔宜田死誓耳烏乎公
夢矣九京不可作矣死之後若干日與公所遊成某陶某
周某相承駱于淞之干將山抄各賦挽者辭予辭曰
飄々蘇仙公 浩氣凌八表 遊戲濁世來 眼泊古今了
却上食戩台 下視燕支沼 遺書於世人 翎若驚鴻矯
雙雷蒼翠開 清約隨空杪 高樓舊明月 照我夢皎皎
見爾林屋天 屋天夜如曉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七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故每一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慶讓得一賢伯而所統諸侯不敢有侵虐之政無侵虐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使古之州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急掊克也賢者

失也光者遺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閒有一二自强於職土之所當慶者不得譽于左右則覆得所讓是非皂白傎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冤者如訴于父不得已而謟其所欲者如謟之於鬼神遂致民氣鬱而不伸小則乖于一邑大者乖於天下長慮君子其不爲之慄々哉伏惟閣下出身以 天子之賜進士閣下之任官以 天子之寄耳目士有握抱不得褒布者以爲不得其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得其時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伯之任巡行州郡入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焉民之鬱不知所伸焉則閣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閣下之得其地者與無地等而閣下之々出身曾亦何優于奔岐

雜進之人入閣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勿治哉某于閣下雲泥異途而名則同年也棄官以來已無意于時事而僑居錢唐當北南之會人有自南來談肅政使者之政歷々如指掌聞閣下行部福興已若干日而父老之望閣下未有所聞覆有所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時吾同年故輒有布于閣下幸閣下察焉 上有以佐 明天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闢塞南北行者之言也不勝幸甚

投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達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陰陽水火勢也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矣伏惟閣下清德茂望由臺憲表臣當監漕之寄乎兩浙臨政以來

事之損益因革黜涉用罷一以公爲遺包苴請謁無所容柱竇私門塞矣持三尺平銓黜吏不得挽貌之私事息矣私門私事一無以干甚之公屬宜之吏教職而弗欺江之商海之民皆願出于塗而服役於其上大課連流宿掐剝剝最稱一專除命適下自官漕者來未之或聞也然而倉璫屬吏厄遏課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無是非枉直其中朝廷遣使廉問而訖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自屈者公之不伸于天下也故其抱枉受抑之人咸願決之于閣下者以公之道在閣下也其得脫弃禁與省部文符而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大抑之久則莫如某也某以父憂去司令之職而司令之課曾無一二虧欠而吏持文深者猶枚臭其罪不使其文符而去使公道不在閣下則吏者之言或得以移聽公道而在閣下則吏持文深之過也或謂彼數十人之去勢力使之也閣下不以勢力屈公道則或者之言又過也故某其不避僭罪輒敢自明一言于閣下惟閣下察之使移之大者伸抑之久者奮則閣下大道之公不以某一人而累不然或者得以其病公道閣下其能亡所累耶惟閣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絕文深吏之過而解或人之疑且以恕某自閤之罪幸甚幸甚

上樊參政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大參相公先生閣下某聞古有鼓琴於汾停而釣書聽之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矣

聲被于琴枯木之器也而意之所存聽者得爲而況士之
意發而成聲〻發而成文者乎萬一遇知己之聽則其洞
見所在者宜有過于鈞者之聽琴也已伏惟閤下以中州
間氣出爲當代之英不事舉子學而爲天下文章之宗士
之相指數于下者曰許夫子而後有子姚子子元子姚元
之後而有子樊子而已耳士不忘于見天人君子則已如
有志也其不趨下風而求出門下者則其自棄者也其幸
早識閤下於任公敬叔之門閤下位司于中書時敬叔嘗
遣其持書幣不遠數千里請見閤下而以病不果行今閤
下在行垣去其之居不百里也其嘗僕〻趨下風而又以
閤禁之嚴艱于見也則其惟有退處于野與田叟野老爲

任耳然力不任負來而又竊食于吳教授市中兒以爲妻
子之養閱年之士有舉其於錢唐輿市之官使苟食于市
猶勝于挾筴小兒去家僅一水隔猶勝于調邊數千里其
相知與踰于同年而所舉如此則其之不受知於當世而
切〻於知己者之求蓋可知矣傳曰隐雷自天而昆蟲已
所陰而在漢而柱礎先覺幾之先動於物類者如此其之
於閤下懸隔若相絶而心動于閤下見于先覺則恒目睫
之近故敢不以再進爲瀆而懷抱所著曰平鳴集者二十
卷古樂府辭者十卷謹上獻閤下蓋將托知己于閤下也〻
閤下倘賜之聽覽則其之心所存者將有自爲其不愈知
音于海濤者之琴吾不信矣謹書

上寶相公書

某謹再拜奉書於復齋司憲相公先生閤下嘗聞士屈於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過知己而不訕則亦與不知己者等耳有本於此懷抱利器而以世之流言中傷不得與時之君子者列必急于求知己非急於未知也急於伸志也僕自棄官以終二親之養〻既終而吏部不調者十年然十年之中服近文章砥礪廉隅未嘗敢一日叛吾教也世之目謂英傑之士往〻有不遠數千里考德問業于僕者則僕又以自信決非明世棄才也僕所著三史統論禁林、巳題余言而司選曹者顧以流言棄余謂楊公雖名進士有史才其人志過矯激署之冗庫以勞其身忍其性亦以

大其器也杭四務天下之都務也俾提舉其謀而後徐以清要處之未晚也僕之不遇如此屈於不知己者也士遇不知己雖孔孟聖且辨不能白於人矧又蔽以流言者歟伏惟閤下以高等進士賜出身號龍虎之榜不二十年敭歷清要為明天子耳目才賢所在雖仇必舉雖草野必訪矧又屬知己者乎而僕未嘗伸吭鳴一言于閤下則僕之自棄罪也僕在吳興時固嘗執筆以登載閤下之治績在錢唐時又嘗借歐陽生以侍筆橐于閤下則謂之舊知己可也久必待遠必致者儒行之言舉舊者如此仰高閤下也久去閤下也遠閤下在高要舉舊而不改儒行信其賢而不信人之流言則僕之不避瀆而鳴知己于閤下者不

得免也庸自輒敢有布于閣下惟閣下賜之覽察焉則仆之伸于知已者在閣下而不在他人也決矣

代宋無逸工者都事書

去秋舉錢舜江伏承教誨與誘意甚勤懇若將推而納諸古學者之後公卿不接晚生久矣何幸親承其寵是以惑徼忖度立志寢食思所以報知己孔子曰才難某始讀此猶以為疑以為人苟有志何才不可成矣難之有更涉七八載志雖不變而其學視之古人奚翅霄壤之殊然後知才之成信乎其難也蓋某自九歲知讀書陋邦之中無良師友誦習數載雖訓詁莫曉年十六歲去學吏時家作益落先人没七年矣十日讀言行録至范文正公事悚然如有所發順如古人所以立志然猶未知所以用力今年春游暨陽從錢生先生學春秋方其欲往覲戚譏其迂鄉里哂其狂幸而楊先生遇之如骨肉不然不能一朝居也幸粗聞為學之方則循序漸進伏其心而盜其功者為庶幾也以故絕去狂妄躁急之心掃洒一室寂寞自若宜五六年而才亦不知其成與否也自顧蓬蓽之家累從產薄生母年近六十悲嗟太息以某雖從事於學而不能略有所補於是奮不知恥而見公明嗚呼不有知己如明公者何以成其志哉某於明公其分甚遼絕一旦拜下風即謂可教心待之以禮其後數進見恩意彌篤伏語之曰人以貴盛而遊于卑污者多矣生微賤而能卓然自立未必不至

貴盛也勉之誠某立志之迂雖親戚不見閔而明公憐之
若是則世之知己者亦有深于明公者也遇知己者而不
求所以自伸則與自弃者亡有異乎故復陳其坎坷之狀
達于左右伏惟終曩日玉成之賜爲之留意使上有以寬
親之憂下有以安己之志得致其材之所進而無難成之
歎不勝感恩之至罄意而言不覺繁委惟少垂察焉

與吳宗師書

僕讀傳至孔子稱老子通禮樂明道德之周遂師老子則
知先王之禮樂道德　老子者未墜而孔子師焉孔子師
老子則老子道與孔子道非殊且老子周藏室之史也又
知其學有資於時君不徒五千言道德之述也後之道家
宗老氏太史公取其言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西京賢
君資之爲南面之術而成清淨寧一之治其效不誣已迨
效者宗其傳而欲滅絕禮樂搥提仁義曰虛無可以爲治
吐納可以長生則吾未知其說也我朝抑黜百家尊上孔
氏而老氏之宗仍俾其徒中教章以裨治化故令孔老氏
之學並行而不爐火老氏之傳至後漢實爲輔漢氏之術
其數能使上之人恭己垂衣裳而治而庶類之繁幽而百
靈之祕罔不從令而受職以驚動之古初之所無而嘗吾
先聖師之所不能有也宜上之人倣崇之呼爲天人之師法
屬國不得私懷劍章而俾得懷之王公大臣無不名而拜
者而俾得不名不拜其恩隆數異人絕古之所無也天既

昌其身姓以壽其術必昌其徒以衛其道如今桂堂氏與
足下後先出乎其閒蓋不偶然矣今　天子留志史學以
館閣之才為不足遣使草野以聘處士之良而於足下淵
去康壁賜之燕坐訪問至道以及乎歷代圖史成敗禍福
之跡足下片言又足以了敘可否雖一時稱良史才者不
能過比之鼻祖識藏室蓋　有光矣傳曰學老子者絀儒
學儒學亦拙老子其儒者徒也孔子不能不師老子其其
敢絀老子而以足下之道為異而不肯求其所至者歟其
登年以試藝上春官識足下於京師足下還山而其亦去
官又與足下會于錢唐湖上然未能獲一議論交一文
字之往復近因足下高徒某南歸番陽膚是上淑孔子師
老子之原而知足下之道未嘗余悖者書之以達掌記惟
足下不以儒學為絀而有以先王禮樂道德之未墜者歟
余則幸甚三火統辨若干言大禹硯銘仁清觀碑二通隨
此錄上不宣

說

鈍之字說

雲門郁生文名之曰銳請字於予予字以鈍之銳必鈍銳
不鈍養銳者權矣三尺之鋒出削示人曰孰敢攖我而敵
有折之者鋒不藏也鋒銳而藏于不銳其孰能禦我之銳
哉故曰銳以鈍養老子曰大辨若訥大巧若拙老子之辨
養於訥天下之辨莫能勝老子之巧養于拙天下之巧莫

能爭生之銳養於鈍則天下之銳莫能敵矣庖丁之刃十九年所解千牛而鋒若新發硎者何也其投刃於虛者鈍以養其銳耳鈍之勉哉以銳用銳二下有攖之者以鈍用銳千牛之解者恢〻乎其餘地也鈍之勉哉毋輕用銳

數說贈吳鍾山

予讀吾志觀趙達九宮一算之術其計飛蝗推鹿四算其年月日時中之類其應如神公孫滕事之為師欲得其術而為此術父子不相授受也夫聖賢道學固有授受而術者之本雖父子不能相授受也學不難于聖賢乎松江吳鍾山以太一九宮諸算之術鳴江湖間自謂其學傳之父竹所君竹所有傳之其父一峰君趙達父子不能傳其傳而傳鍾山之傳祖父孫三世非其天授之性異於庸衆人遠甚能之乎故公卿士庶咸知推尊其術而鍾山亦自悶其術不輕以語人余在姑胥時鍾山持助教宇文氏詩來見予不知其能鍾山亦不言也余遊松鍾山又見余璜溪之上乃曰先生棄官已十年數盈十必變數豈有往而不復詘而不信哉截自四十九而往為余下著　蓬萊之事某年日起某官某年日移某所某年日當調內某年日年來數事而先生已在水之南山之北矣余為之莞爾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天地之恒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君子之用數也故君子得時則義衍失時鵲起數之一定者在天而用之隨變者在人故君子以理占數也予徙能縣

吾以一定之數其能之乎用數之道不為數禍福窮亨者乎鍾山謝曰吾能知吾之所知時不能知先生之所能也請書其說衍循海而歸見予方外有道原衍禪師禪師靜閱物之盛衰而其所傳之道有不物之者在與吾不異也出余言以質之

余說贈夫容子

客有夫容子者過余談壽富貴人之命曰某不遺也而某踰大老至某不仁也而嘗連鉅萬不學無術也而官極隆品吁德之不勝乎命也奈何予究爾曰甚矣夫容子之不讀書也予不讀郭先生之議北宮西門二子之厚薄歟則知命有亡齋乎德者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西門以命厚自矜北宮以得厚自愧皆天固然之理也先生之言一出西門不敢言達北宮退而衣褐有狐貉之溫食穀有膏粱之腴蓬廬有廣廈之蔭蓽輅有文軒之飾終身自然不知有榮辱之在人在我也此德勝命說也夫容子談富貴人命屢矣未見譚德人之德浮于命者予遊東州金華有鹿皮子武夷有清碧君會稽有梅梁道人皆褱而有隱德不顯乎人之食肉衣繡連騎之居結駟之騎者也予往見之識以吾言扣之其識德命勝不勝之辨已夫容子行書其說以去

析字說贈陳相心

析字之術原出于蒼頡而待說於子華子頡之制字象形

諧聲各有其義子華子於制字之欲嘗推其說曰草革雖
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以此知物之剛柔雖不
同而同於一也盡使字之高意義一一若是揚雄許慎之
說不亦闇哉永嘉胡心生以拆字術鳴于公卿間其推原
禍福者索成敗亦既驗矣生亦能以子華子之所推之乎
子華子曰無數無有隆庳無形無有成虧生能泯其數形
勿使庳有隆之因成有虧之漸吾且許子得道於頡之初
而游于河未圖洛未書之天已字之制拆何有哉

神鑒說贈薛生

嘉禾相者薛氏以神鑒自命蜚潢名公卿所贈鑒卷謁余
雲間以含自乞一言余莞爾笑曰生知夫人鑒乎物之善
盎若鏡若珠若縣若璽石若止水若白明月而鑑之神至
人之莫能洞物之微其鑑之神者大無外小無內前無古
後無今適說莫之適度說莫之度此人之鑒之至也君子
談神鑒者曰升向氏之於伯有也子輿氏之于孟栝也郭
泰氏之於史淑賓許劭氏之於曹阿瞞也又高而神之圖
澄之鑒可竊也卒有之鑒敝髮也延陵子鑑國姬公旦之
鑑世也已至乙鑑愚愈推而愈神若是者斯可與語神鑑
也已嘻是豈許負氏之細伎乎生之神鑒其亦識是乎生
遂巡拜手于額曰車爲走于賢聖之鑒乎吾知顧字爲庶
先生大人之大余鑑不曾許負氏之細伎也請書卷首爲
薛氏月鑑誌

說相贈王生

予史鉞之言曰敗天下之士而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相韓信者當背而後貴啓信之叛者相也相鄧通者當貧而餓死繳高之富通相也相英布者曰當黥而後王縱布之爲遇坐法者相也相韋昭達者曰觀魁而後貴縱章之毀厚遺體者相也劉侯相桓元子曰子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啟溫之懷異而卞驅者非侯之言歟來和相晉王廣曰眉上骨隆貴不可言也啓隋文之廢嫡而喪國者非和之言歟故曰敗天下之士亂天下之事者相者之言也客有術唐許之術者曰王生松溪來訪余睦州談其術於廣坐中曰某人下吏也術經業可封侯某人存心孝恭當享遐莫渠人風有隱德當及上弟子義之曰善哉生之言相也異乎吾史鉞之所陳者乎吾聞嚴君平之卜也語於人以忠孝得曾子之教若生之語相于人不得曾子之教者乎生別余上京師求一言敘行卷故引余史鉞而復有取于生之言者書以爲贈

仁醫贈劉生

仁人不得爲良相願爲良醫則佊之仁而善濟世者莫如醫也及讀扁鵲倉公傳則怪其方術之仁而鵲不能全終倉匿迹當刑惟少女幾不免焉何也史謂美好者不祥之器予觀鵲秘所傳方時昭名譽於諸侯此取媢得死之道倉挾鵲秘書決人死不爲人療病使病家寃之此又取怨

得刑之道何尤於器不祥耶倉之師陽慶公孫光也慶亦
屑理人病光屬倉稽方劬令教人嗒師弟子一何不仁之
甚耶河間醫師劉本仁壯負遠志北上京師不得志輒放
遊名山至廬阜遇至人授以肘後書洞究醫家微遂以其
伎翺翔吳中吾喜其視人病疾若己有之施醫不以貴賤
富貧二厥志其蓄奇秘不異於扁倉而施方伎職理病實
上於扁倉者若本仁者可稱仁醫知本仁而謂之器不祥
可乎若至仁者授鵲之秘又孰愈授秘本仁乎蓋本仁儒
家子臨江教授之孫宜其得寶之仁而又能廣仁之施如
此本仁字起元既自號其樂室同仁而求言于余故為作
仁醫贈云

論

馭將論

將國之爪牙也馭之善則得其利不善亦足以致吾害蓋
驍武勇鷙鷹搏而虎噬者其素所蓄積也又況有挾功而
驕恃恩而放者乎故臨時馭之以智術而不勝者不若平
日來之以威令之愈也蓋嘗觀漢高祖以術御韓彭者不
幸不勝則殆矣當時如韓王信陳豨盧綰者皆號恩昵親
黨亦遠起而為亂高祖倉皇驅而僅勝之吁一有不及
天下非漢事矣然則漢之有國不幾幸乎及觀周世宗之
馭下也而後知高祖之劣於智術不如世宗之逸于威令
也世至五季將之驕惰者甚矣梁唐晉漢大率以是喪主

威而至於亡也世宗振起獨秉威令以下陵上替之後何
樊愛能不用命兩人一誅而後世宗扰手不臣之將王景
韓通輩收其爪牙之力如獵者之役鷹犬耳其去高祖以
術御將幸而勝不幸而幾敗者不亦優乎今淮吳府之僚
將也皆一時昆弟交也蓋有親昵恩意過於漢者大抵以
權利相合則亦以權利相睽慎于利害之際不能無疑則
隙之所失矣馭之稍失其道則有快々耻于北面者不可
不慮也慮而後結之以恩之不騰籠之以智々不勝則
將若之何吾為此懼嗚呼高祖之術世宗之法誰善馭將
者審其勢之利鈍而為之所也故作馭將論

人心論

夫人心者天地命之所係國脉之所關也劉文叔之中興
也民見者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此人心之思漢而
文叔收之以中興也郭子儀李光弼之匡難也民見者曰
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此人心之思唐而李郭收之以匡難
也故曰人心者天命之所係國脉之所關收人心者要當
使之如父兄子弟之親々出于天情之固結而不可一日
離而去也人心一歸天下事無不可為人心一去天下之
事解體矣載論全蜀之人心在於關江漢之人心在于城
一關失則三蜀皆無以自存一城破則江漢無以自守此
無他人心所固者在關與城也二廣之人心在於嶺而浙
之人心在于江一夫越嶺則二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

一舟渡江則江左之民皆潰發而不可支此無他人心之所固者在江與嶺也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人心固矣今日之人心閣下所知也其收之固之之術閣下所行也然有離而去者何也官軍所之先以花豬金鏤之壺蕩覆我民舍離拆我人心使之荷擔以待繈負而去吾之屋廬皆為彼之營皆吾之牛羊皆為彼之膾炙妻妾子女皆為彼之奴婢金寶財物皆為彼之槖囊城郭之民養卒如養虎田埜之民避軍如避寇今日人心離而去者以此尚能為閣下守要害乎閣下以誅討戡虜恢復王土尊奬王室為己任則請以收人心固人心為第一義也吾故斷之曰

人心者天命之所係國脈之所關也作人心論

總制論

吾聞兵法在古有五乘之制五乘者軍法之根本而人心之所由以一者也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戰之克者無也俚語曰十人一心有利買金十人十心無利買針夫使百人操兵而攻虎者虎勝使父子三人荷鋤而攻虎者人勝何也百人之心殊父子之心一也此言雖不可以喻大總制之所以名者一衆心以制敵者也非徒一號令一服色一旂幟一金鼓七校虎龍八陳之法也夫一衆心以制敵則非律以五乘之法不可也人心有所不一維十萬百萬之衆而心各心於百萬則固不如十人一心之為利也故

戰之勝負不在士之多寡而在于心之一不一也秦晉有億萬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商民之衆心不一雖衆無所用之周臣之心一雖十人而可以敵億萬人之衆也後世五乘之法廢士心既不一而將帥又無所統至於忌能爭功一麾之下自分疆界一捷之中妄分彼我諸物之心如此況可一知士之心乎吾求矣將帥于三代而下如春秋郤克士燮欒書者亦可稱賢將帥矣于鞌之捷克之言曰君之訓曰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爲燮之言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爲書之言曰燮之詔也克之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二三將帥更招推讓不自有其功而中軍統屬未嘗紊也今秣陵之喪師者衆心不一也建德金華之雖喪者衆心不一也各帥之出鎮東甌者曰漢曰淮曰猫曰豬部落衆矣而衆心果能一之乎總制者果能盡制之乎諸部之心未能如周之亂臣又未能如子章之諸將吾恐維爲秣陵建德金華者可畏也故以古者五乘之制周亂臣與晉三帥之事爲總制論

求才論

可緩而不必求者天下之常才不可緩而必求者天下之奇才也蓋事變出不測者非常才之所能才而必濟之以奇才奇才不可咄嗟而得也必求之至蓄之素也譬之醫家之蓄物也蟲魚草木之劑出乎市之所易得者不必蓄也至於山海之奇產非市之可常得者則固當搜索蓄而

為吾卒急之用也今寇之竊發于我邑有不測而起者吾猶夫常才以處之以為其人易得也其術易曉也其需易應也譬之治奇疾而欲用草木禽魚之常劑其不誤而敗者幾希矣今夫提市井之衆以與悍敵抗出奇謀祕術以應其變而制其勝或單辭片檄而下其城於帶甲百萬之衆則必用夫不常之才乃可耳其人於千百人中或一人焉千萬人中或一人焉不可朝取而暮得也必先君以求之至當之素而應吾不測之用如山海之奇產然後有以應天下之奇疾也於乎天下之奇才王伯之佐乎闇之謀主也代未嘗乏求之而不得者以求者非其道求得其道而又用之或非其所也急奇才者不然吾求云非其道用之非其所而登天下之無奇才也不亦過乎劉備符堅嘗知奇才於葛亮王猛故求之急而任之為語主周亞夫亦知奇才于劇孟求之緩幾資謀於蕭寶寅亦知奇才于蘓湛用之失其所而乞錢以去李密亦知奇才于徐洪客用之失于緩而其人已在泰山之矣惟閣下立賓賢之館於奇才也亦知所求矣然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則孰愈安坐而不知求者哉吾以為閣下圖伯必得謀主欲得謀主必求奇才故作求才論

守城論

城以保民為之也城不保民則不固不如恃民之為固也故曰衆心成城〻以恃誠不如恃民也苟得人心雖畫一

地而守植表而限可也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開我之民心内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枊之樊吾圃也昔梁伯亟城而而不處罷而不堪則曰某於寇將至楚囊瓦城郢而沈尹戍戒之曰苟不能衛能城無益是皆恃城不如恃民之説也今錢唐新城雖堞既定地隍俱備人度作者之少難吾猶慮守者之不易也南翁之言曰居城者不築〻城者不居姑以近事明之四明之城不曰禦方寇乎而方寇居之新安之城不曰禦寇而寇居之睦州之城入以禦胡寇也而胡寇卒居之豈非前轍之驗乎稽諸圖志臨安之城死一百二十里宋人興築歷十有三年而不能完其半今之校驗取　於時月之間雖有神工鬼役吾不之許不至章

架以成鹵莽滅裂之功令兵疲食盡不以此時爲討虜復城之舉而爲此自瘦自困之計此虜之竊笑吾禦敵者爲無術矣昔齊王任柸子者守南城而楚人不敢寇弓而南下任盼子者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漁于河是二子爲國長城不啻金山鐵壁之固者不優于一百二十里之雉堞也耶今閤下之守土惟知　城而不知恃民與恃守將也與築已還五郡之民困窮矣力竭矣小變怨而叛大變寇乘而至矣此時雖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閤下所能有也惟閤下省之慮之此古占於人子者又有占于天變者六月十九日火不七日地震此天變之驚于閤下土石之疲也至矣閤下不知救人心以回天意吾未知其可也惟

閣下以吾言省之慎之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七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八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傳

麴生傳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盎曰醑曰耳或又以其善睦公顏狀呼之曰鬯曰是曰霸曰差有嫉之者則斥曰离（一本自醇下名皆作酒邊）皆人好惡之辭非生本名也生初降精于星乃子于麴母媒句師造于夏人儀狄氏或曰陶唐時已尊生于罍器尧祿之千鍾彝器重生亦酌之以泰尊甚人嘔嘔溫雅凡冠昏朝聘燕享禮無預號為通才尤善導引辟穀之術故其人最善壽欽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

漸其化無不睟面陶出其性真然以爲剛則悍怒者化柔
則訥者倚之有言墺者狹有之始生徒儀狄氏進爲時先
自荅其蘇曰得醴于泉得祿于天實用禮節其爵世延勿
用甘言至于流綸則用不顛坐得由不往狄強之爲見生
于食前米惡之曰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國者迺
與狄斥絕之五子遂述爲戒以作歌至商武丁畢傅說以
生自喻而期說爲糱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爲深池位
生時佯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誠之不入
妄也商亡入周監商轍使正掌之大酋監之周旦又以戒
成王王亦以誥康叔生後遊魯幾以薄穩陷公于楚生名
稍減退放肆市閭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興苛律禁生

羣聚民間漢高皇賤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娼武負家逮定
天下生在上所羣臣皆倚生宴見上至爭上罪生中用
秦作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金四錢文帝時始賜生於
民酺三日武帝晚年耗用又俾生享榷民間利豪析不遺
雖博陸侯弟私藏生致京兆吏斧闕推鑿鑪罌以捕違法
衷生隨好事者時時至揚子雲家以問奇爲事生將隱去
矣曹操柄國以年饑復罪生表上禁錮法將作大匠孔融
力爭之不從君子悼生之行禮興頤養民者迺終以榷與
錮敗哉生歷晉唐名復盛陶處士潛家無貲劉始成送錢
二萬潛即轉生生受不爲汰唐諫議大夫陽城所得俸錢
計鹽米外餘悉送生所生亦不辭生迹若嗜貨心實俛盪

無校計以故不問人賢否貴賤老穉皆獲與接顧獨邵交
老釋氏與褒服之士其人或潛至生往者生輒能形見之
其去就辭受非人取量若此惟性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
亦會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竊卓氏至臨邛人不得窺抉
生得狎之壚頭晉阮公籍東鄰有美婦亦與生狎至於王
安豐輩時時過生所偕生執臥婦側來與王永安婦交掌
娛人則法士所羞談也今工起生責州從事上見其貌古
而中粹然問壽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于今二萬五千四
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惟不死
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及養老錫功一掾生古禮生定一
代儀稱上旨升從事秩散伯又加爵醉鄉公食若干戶後
歸老于鄉莫知所終太史公曰余嘗疑麴生之為人稱聖
矣而溺之者亡國殺身則斥曰狂然交神明攝蹊俎豆又
何其唯唯耶然則生一入顧用者何如耳論者良將伏一簞投
河上而三軍為之死一陷反間則肯遁為敗軍之將此其
用善不善致也觀其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千世可知已

冰壺先生傳

宋蘇易簡欲將冰壺先生傳而不果家溪清上人請余補
之且屢奉蔓菁供遂為援毫傳曰先生姓蘇名道字受辛
始祖出蔡其後分旺蜀者蔓菁知名于諸葛武侯亮亮嘗
稱其有六利蜀子孫名于唐者曰金城土蘇先生金城後
也性甚清淡生不嗜羶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蘇生負

濂民具苦無食而相畀曰徒以三百緡黄爲其科錢耳然
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旨論先生學殖滋長
時出其根菌三千貴人鼎自臣薦吾用能使歲不饑不然
民有吾色且能咀得吾本者易事不理貴人斥之曰賣菜
傭槁項黄馘類古野逸雖釋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
帷太學生交最密嘗相晉蔔當貴毋朝夕忘人有誚者曰
太學生腹彭亨五經笥實菜罌五僕食客曰淳毋氏梓氏
摩氏等凡八人咸謂席上珍八寶或取厭于主者必召先
生與俱生人甘豢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即爽鍵起立時
先生拔其族種聯如至終不與八人者争進故八人亦無
媢之者後豪侈家有想聞其風采而不可得輒呼帳下兒
趣庾氏即菹及中年含茴用大先生其風味終不似也先
生嘗雪夜有故人痛飲至夜半吻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
清淡淡皆有根依齒牙嚼嚼成宮角已而爽入臟腑清冰
瀉玉壺也故人俟曰今夕啟沃之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
此顧無以謝德厚死謚先生爲冰壺從而歌曰我心兮如
醉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菁琮英何以報之玉
壺冰後先生以齒終于家門人商易名先生含冰壺無嘗
者遂相與謚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疎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走足爲東居蓁
者如草爲疎束後有罕有聞而疎族蔓天下至先生世
次莫詳聞其先薦進楚惠王以蚳事疎去漢有多平者

從華佗方藥吐烟若蛇人以為奇先生遍種穗而以相
者言不仕然毀譏冰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不衰豈
以禄食哉
冰壺先生蓋蔓菁連根韲者是也蘇公周曰達咀數根
其義可推予嘗於霜夜酒渴趍詣中厨覓水奠觀怱觸
寒韲香則慄蔓菁在瓶次取啖其根渴隨醉而酒俱消
矣時惟歌閩齋冰壺先生當立傳之句與蘇公同一適
而傳則同一欠事後見鑲崖先生為穗公補傳文中所
謂咀吾本所謂連茹至終所謂言必有根依者於冰壺
為是録非惟補蘇公之遺實有以慰余心又跋云中吳
孟潼書傳後

白咸傳

白咸甚先河内人（河内曰鹽）在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國未
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虎者始入官供祭祀賓客
膳羞事周末子姓昌熾在齊東海島間環水以自圍習風
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修為事甚竅功者名成金（究子實書）
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察遂進笑夷吾介之通齊君自贊
吾笑用可使齊富強天下夷吾力諫侯曰齊國貧且飢而
使成令把遺利不用是仲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
仲為君得利師惟君法為齊侯喜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
醲服其錙裝為鬪土海濱鑿井築灶益蕃比比若挪盧然
使頓煉修甚中民操手觸禁不得犯不一年功地沙上皆

成白銀抱利充然而齊霸天下矣錄是齊侯請於王賜爵鼎侯封其國田海王俾世子孫食邑凡若干戸咸去鼎侯丁世廷曰潤下與毋富民娼禱于灶得咸漢青龍壬戌生月丁未日考推曰咸水命曰寂旺火伏（壬戌大海水太月入庚伏）運一轉實能贊國家關石咸爲人魯重嘗自負爲席珍與庾嶺梅處士氣味同酸鹹結爲伯仲交而世未薦進于上者會吳王濞取士于魚鹽東海人遂以咸充賦王見咸膚玉雪星星然笑曰咸所謂江漢濯而秋陽暴暠乎尚者用之吳富遂甲他諸侯然濞因是以橋已則亦咸有罪也武帝元封間咸用齊東郭咸陽薦職到大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有九（又徒處前未有官）時雒陽賈人桑弘羊南陽大冶孔僅皆併白附咸議得罷辛咸自謂遇不滅鼎祖然國未富而民先病笑咸在官若干年徒糜牢廩而續用弗咸廷臣有欲烹其黨弘羊者帝晩年亦悔用咸猶未罷道文學士羣議咸失皆願罷咸而後化可興咸自是稍引退云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寂喻於利我嘗見關孟軻氏咸一志利民復民是病古之利民不民之利而民自利利莫大焉咸通異是故自齊營民能用白氏斤斤使其君霸後之得其利者咸寡矣嗟乎當咸遇大漢使勸其君除苛令調齊衆鹹而無德之者庶幾鼎鼐之佐哉

璞隱者傳　爲海虞繆仲素課

隱者蒲氏名玄玉璞隱自號也上世徂徠人戰國有仕齊即墨大夫又為即墨人其始祖曰煙氏涅者隱徂徠山得煉形術初煉体亦再而青三而玄其面老可鑑文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筮之繇曰震水其相離火其光非青州黃玄斯用章水石摩盪吸陰吐陽以相四日天下文昌厄祖龍氏古用鈒𢿿文塞而敵與勝氏同傷孰愈璞隱卒退于洪家叶尨後程相倉頡氏制字太昊氏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煥乎其有成章皆涅子姓也秦氏有由即墨隱泰山始皇東封泰山過其人爵為五大夫及坑焚既作殃及大夫亂子在官襲封松滋侯惟用于刑俾議黥劓事時上愚視民曰黔視松滋上黥耳松滋之後曰瑜麋在漢賴尚書令僕

為引與管城子穎同升道亦不行蜀人揚雄氏居家習玄學退而依雄雄上長揚賦非藉靡為客則不能見翰林主人故推始終以客卿呼之麋遂隱于蜀子孫不聞有顯者閒淨提國有分派曰金胡氏汁洒地能幻文成字晉有九子者與二陸為文字交然亦不利人人多剩陰陽婚家時視辭曰九九子子生之松滋宜爾子孫蟄如螽斯生宋絡興而玄玉始以璞隱自祕不知生父氏自云繆公子稱知已繆築軒居之旦以真姓名軒權貴人諧蒲軒爭欲致璞隱璞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蒼頡氏召用佐功文明文極而儉夫厭儇火嬴氏況又儇嬴後者乎予不隱其有不以吊滕氏者品蒲成此予璞隱亦應祖黔晚年得道自說曰

吾用物積多吾壽可以敵堅木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矣
待吾遣者益鮮矣（李廷珪墨可以割沐入水火不壞）
太史公曰上古有黑齒氏湼出爕氏其黑齒支乎中古
抵竹君亦由名氏改墨氏坐璞隱又昌蒲去墨氏其先
雖爵顯于秦朕輿默等執與無赫赫名帝皇世而功煥
然在天下嗚呼璞隱用不用孫天下取舍不幸殘于黜
黔窮于雕篆亦伸矣乎始終之見也若璞隱者謂之隱
無用文者非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名茹字珍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爲孤竹君之子
曰智諫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周粟餓于首陽山且死
呂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年後當有不食飲者爲吾女氏
以救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態其節也越若干世
爲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篾器成將作匠
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
人狎其情邈亦如木偶氏請夫人者無谿斯分而善之者
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
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雪之以爲憩臂體膝辱夫人而
況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秉青節終
恥屈身于人鉛華騷梟弗之御矣荊釵棘簪之微一皆弃
斥而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名亦無不
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污其潔先是得長生久睨術

於羿嫦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秘嘗筴而出方秋節遁去囊括其身自比維有甕人或謂尸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夫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為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黃丈人同蛻去云

學圃丈人傳

丈人出蕭史氏生龍虎之阜高居會稽之陽丈人生而機悟絕人長而慷慨倜儻風度有治天下之才而不奸于仕晚乃弃儒衣冠入道研窮至理又自理于畔以老圃為事抱甕捉甬不自以為築亭圃中既以字之人且以學圃丈人

日之怪而扣者曰孔子大聖嘗吏乘田莊周大賢嘗吏漆園未聞以老圃為事如小人之樊而見絕于聖人之門丈人勃然曰有是哉彼有雖絕卿相桔槔于國幾于近吝攻治陳言腐滅歲絕不窺于圃凡于喪真吾幸免乎二者之累圃公圃吏為社為隣人無識我〻亦無識于人焉知我不如老圃與古先之至人扣者遽然欲退丈人復止曰汝以予為圃人乎計告君以圃道也理圃者理天下之範也圃而蔬茹出焉藥果實焉材木出焉凡地產之利無窮原焉一日不治則利盡廢可不慎乎哉噫吁嘻北客為戲園而漆室女之為憂者長也扣者再拜謝曰始吾以丈人為鈕丁不知其為有道人也野吏鐵遂道人為錄其詞為傳

而又贊之曰
樊須氏之儒叛教自恩子陵子之鄉盜廉自汚吾非斯人
之徒與其列禦寇之居列子隱居圃四十年漢番之徒也歟

魯鈍生傳

魯鈍生不知何許人或曰東魯人也六歲善讀書日記萬
餘言十歲能為古歌詩長明春秋經學狀貌奇古人以為
偉丸氏魯鈍生笑曰使余氏西域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
日之長耳不幸生江南為孤隽落魄湖海間以任縱自廢
淅憲使者嘗辟生為書吏生拂然也抱成案與俗胥離立
大官前非吾業亦非吾志遂卻余嘗解後生西湖之西東
湖之東與之登天目歷七十二峰之峰題詩絕壁工間逞

山中異人讀之咸擊節以為人間奇才也生酒餘必歌詩
々之餘雲余漢邪笛作君山古弄々闋呼山童出挽尼錦
囊中宮和賜墨研銅雀瓦作涪州禿翁古六石及中嶽
外史雲嶠圖自謂在古無上人欲以貴富勢得之弗能或
過江海奇士不需而乞與之生剛果廉直見人過不能容
或面折之有一善則又稱道不已其是非曲直之性頗與
余同故余在三吳山水間多與之遊晚年著書自號金馬
子肖太平萬言書約余北上共余三史統辨陳天子之
庭而予未果也今年春忽自萬峰來會余雲間曰吾將挾
吾人為太史遊偶偉人問余為誰余嬙自陳請子作魯鈍
生傳故余為之傳云

楊先生曰余交海内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其一曰弇山外史張公雨其一曰大癡子黄公望二人老矣晩得魯鈍生王弘明經不肯冒西俗舉性正矣故過遊又不肯論事貴官益高矣樂從余遊山水間適酒後吹銕笛和古歌章若狂矣而晩將獻　天子書陳天下利病成敗甚果狂者乎

慧觀傳

慧觀東越婦也家世業儒未笄時大父異其警悟授以五行書長而益深其學推人貴賤禍福往〻奇中中年家祚落從其夫遊江海間夫亦儒家子得盡之術相與鬻市肆售其術問者則皆之慧觀氏慧觀請而弱日推畜數人得錢給薪米即謝客過其門者莫不目而駭之余嘗與之語而異其人蓋非婦人也慧觀之言曰吾不幸形婦人以生生而不能以婦人自處又其不幸也匣不幸而以生月日為人言貴賤禍福是特以生吾之生不知生吾之生者果何言取乎不然形吾累也然天固假我以形而實無形也淺我以言而實無言也以言求吾猶索日于影況形乎且吾之為吾亦非吾之所得吾也吾特吾之耳又不知吾之見者有以吾之不吾者觀吾否乎然則世之雖我者固不少於生我者也楊子曰婦人之言有是哉觀乎觀乎可以婦人目之乎吾聞藐姑射之山在北海中有仙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龍御飛龍而遊于四海之外

火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不知溺我者人有所謂水火者焉觀室處者也千里而遊蓋無一日而不在水火中也不為其溺且熱其棄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不自千里者始乎觀乎觀乎吾以姑射之仙望之矣居北海之中者彼何人哉

葉政小傳

政字克明姓葉氏淮陰人自幼警悟知讀書自奮拔既冠以幸擢充浙省幕史善建白論裁嘗依名節上官竒之至正辛卯隨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海寇壬辰從平章伯顏帖木征湖廣克池陽銅陵破蘭溪渠魁徐真一皆剿平戟水賊巢壘獲賞給丹陽縣富民來章輸漕至蘭溪見政與語莫逆即以兄禮事之未幾起粮赴沔陽泣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死生未可知兄平生篤信義願以資囊相托政固辭弗獲與章手緘藏之逾月章鄉友朱讓率其奴來曰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請其資囊政曰汝過物予章章未嘗語我〻受托章義必質東氏明以付汝來以政還為已有銜之明政抵京口會東朱氏父子坐丹陽驛門啓囊緘得錢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珠八千粒衣帛有差歸之朱又得錢五十緡黃金五兩白金五十兩珠五粒歸之朱二氏感具酒食以謝政不荅而去政居軍中凡五年志心金穀遇有功輒驗格言諸上官上官以其致力至遂移文薦之授其官父季實從父墻心前至元

俁奉詔入覲季實授行宣政院都事墉心授翰林直學士
有文集傳于家

小鴉傳

小鴉者錢唐人姓張氏名訥字近仁其父某鄉校君性鯁
直面析人過無忌憚人呼為老鴉舌訥性如其父又呼
為小鴉游吳出長紙書一通答錢黃葉蔡偽王張氏欲官
於私文竟拂衣去大明天子遣使浙河招異等材訥在
選中凡二十五人至京師見天子謹身殿各賓封獻所
言訥笑曰汝輩封櫝上眡為爛紙語不若訥櫝在尺冢中
竟取決於 天威咫尺下從則留不則還山也他言者出
訥獨後留 上問留故訥曰請與主詳言首言太廟次千步
廊成丁勞死事上首肯之枚後丁生還者若干人授官斷
事張氏偽官沈善夏昱除官憲府訥鬪即走奉天門下白
上曰沈夏亡國俘而置之風憲非惟辱法臣辱朝廷甚矣
上韙其論即黜退連百餘人銓吏嫉之謫訥山東縣令上
嘻銓者罵曰汝輩雞狗忌訥在左側耶復改授御史後以
言中傷臺長請歸天目山上那從令轉諫議官云

雪蓬子傳

雪蓬子葉氏名以清字子澂雪蓬其自號也其先京口衣
冠之胄宋末大父懋地華亭又文鉄遂家焉蓬貧而尚氣節
有古義俠風德清尉劉䄂者聞其義聲訴以三喪不舉蓬
貸錢五千緡資之監縣縣伯顏調兵昱領顏行屬妻子曰

戰死母且老當往依華亭葉子澂顏果死一夕蓬夢顏曰
老幼難中請以為托越二日其妻子果奉母來歸蓬老其
母若己母幼其子若己子淮兵入蘇守淞苗帥禁遁苗帥
史宋炳以鄭焕尹郡鄭欲火巨室黨苗者蓬素與鄭交白
以大義而免持金帛詣蓬謝者旁午悉拒不取鄭避蓬尹
華亭紿以父病辭及鄭以賂拜逮辜者六十餘人蓬獨免
初鄭獲苗遺米與蓬一大舟不受轉以賑乏絕無斗升及
已時避地依蓬者若建德尹楊瑀平江尹貢師泰建德道
守毛景賢蓬待之如平時男女踰室家期者為擇配瑀卒
囊無一錢蓬殯葬如禮同門友胡方養疴同郡謝氏館方
無從歸蓬具為粥踰月弗救具棺槨會親友藉方遺物咸
歸其弟妹關西趙友道逆旅來歸蓬解衣推食閱四載病
殁月餘兼弗忘浙省員外王國賢以囊槖留蓬所國賢死
蓬以完封歸其妻子凡此皆近古豪俠之為也淮南左丞
史又辟蓬諮議不起江浙辯章王公以省掾辟幕府亦不
起應南京天使訪賢人至淞首聘其人終於不應事母極
孝母亡哀毀骨立晚年構草堂蕭之津躬耕在田公墅老
圃以自食其力不入城府者若干人當路重臣識與不識
皆慕之如古之云

錄史曰漢袁絲析必陵富人之言曰天下緩急所望者
獨季心劇孟耳王僂罵安陵田陽從車騎來一旦緩急
不可恃吁義俠之係于天下者如此太史氏俠傳所由

作也秋之大姓民武斷其里者主之後之廉耳爲有緩急所恃如心孟者乎若逢者亦淞之人負氣使而亦庶乎心孟之流乎故予特傳之

陶氏三節傳

三節者天台陶明元氏之子婦王氏淑孟女宗媛季女宗婉也淑從夫宗儒爵封宜人至元丁未秋兵入台淑屬于傅姆曰汝以歸其父吾誓不兵辱即赴井死年二十八宗媛適里中杜思綱思綱中流矢卒時姑喪在淺土夫又未克葬思死護兩棺爲遊軍所執媛不受迫辱兵加刃詈之大罵曰吾若畏殺吾已去久矣請速殺吾遂遇害年四十宗婉適里中閣本歸未一月兵至持一婢走池滸阽溺一卒突至引其裾曰妻我免死念無以自脫指其婢曰可先妾之俠卒攤婢不爲備婉即投池死年二十二

錄史曰方氏據沿海郡十年所臨浮受明命陰禁民毋送任台臨日忽其肆戮大姓女婦辱而驅之若狗豕三節乃獨聚于陶氏一門自白一志從容白刃之下丈夫士有不能爲者聞明元氏嘗官有元閱檢枝衣冠奕世以忠孝廉直爲家行配之元人出宗宗女趙氏也宜其教漸於窮疤諸淑者若此余傳之使來東國之風者得之足以光彤簡云

跋

跋君山吹笛圖

華亭沉生瑞曾從余遊得畫法于大癡道人此幅蓋為予作君山吹笛圖木石幽潤山水清遠人物器具點綴于豪末者纖妍可喜瑞年未三十而運筆如此加之歲月其則不在一峯丘壑者幾希矣抑余有感于是者予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步海底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横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先去余猶隨風塵澒洞中便若此覺與世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遊洞庭儻老人歌紫芝如道人者出笛懷袖間吾取其與明倚相樂者引樂數杯據牀三弄遂與紫芝者終隐十二峯瑞能從之否至正己亥秋八月中秋日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八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九

會稽鐵崖楊維楨廉夫著

詩

送薛推官詩 四言三章有序

吾友姑胥富子明來言杭州推官鄆城薛公之人曰薛公起身國子伴讀負特名公卿間建歷縣尹掖城寧晉得民譽甚三命為今職惟杭實江以南太府也其俗呰薄喜訐爭獄市滋起大家氏關節迂變事情奸偽百方出奇獄訟有他比所不傳雖老財案者病弗逞理推官號難職而於杭號尤難者薛公之來也斷某獄平亭疑法咸一一當蓋廉為治本又明肘之

乾以出之惟廉不溼明不惑而怨無文深之過故集
不煩已用不竟自時府中事無閑大小咸咨薛公府
長吏接之如賓師事有隔其省閱必如差顛債一時
僚反有坐畔法事者而薛公獨歌休聲於民此其賢
否做為之較然者也今將代去丞相府與御史章交
上其陟清署以耳目　天朝者必吳杭士歌詩鄙腐
不足以侈而錢也願邀于詩予當子明言不誣為賦
詩三章一章述其善于職也二章惜其去三章期敬
清要以副杭人士之望也詩曰 第四句五言
有淵有清又靜且平有照斯應孰有撓有澄我有疑集伊
誰質之我有枉罰伊誰出之孰奪我美心如失之雖奪我

美其用則遹何以用之騶馬御史維騶馬史羣吏之師四
方之紀

壽豈詩四言二章有序

人情莫不欲壽而富貴人得之者少賤且窶者多得
焉何也天之授人以五福固不兩完也然賤窶者之
壽而樂豈又少矣古之賤窶壽而樂者吾聞榮啟期
而樂之以三固未知所樂也此壽而豈之不易易也
中奚瞿惠夫氏家崑之韓涇至惠夫益作大其門閭
而名其事親之堂曰壽豈寥斯之斯人敬視頌之詞
曰令德壽豈蓋代之壽者不難而壽而豈者之爲難
也壽而豈者非令德之人曷及爾哉謂夫世德之家

也有華宅可以居有負郭之田可以食二親皆具享
遐壽惠夫朝夕率其仲氏食堂上既有以樂之壽而
又有以自樂焉豈之樂固非榮顯之賤而寔得之賤
者比矣夫惠夫之所得惠者豈非詩人所謂令德者
歟惠夫求予詩故予序之而係之詩二章曰有橋有護云
有橋洋洋在堂之陽豈弟君子令德不爽文文如瑞璁衡
其衡酌以旨酒以燕樂我父兄瞿叔孝友壽豈孔臧
有護奕奕在堂之北豈弟君子令德有赫飲御我旅以及
我賓客瞿叔豈弟班家赤舄壽且樂康 四兩令德

送康司業詩 四言有序

至正七年秋天子以成均司業之乏山東康公若
泰以憲僉事轉是職未幾台評奪職副膺田司使不
三月轉湖南憲使未行而中書以國學公論又立挽
於司業其行也吳之士大夫咸贈以言有諗于維楨
者曰廉訪使天子執法之臣也司業文墨官下益
殿嚴者也天下執法臣得一人為勝百件守令文墨
官得百什為七愈執法臣一人令康公累還廉訪使
者執法之得其人者也而成均徒以文墨使官使其
人無乃非天下利乎維楨曰不然惟我世祖皇帝屬
統垂業于後之人不在吏待文法而在傳臣之扶植
倫理也故設官分職司業為國子師民氏天子內長
之非天下不居故其人得侍闕于天子時賜清宴

以問道跡有所建白澤流四海非尺寸之細也國有
不是師弟子得逕上聞捷于執法移文符以關說差
次者其育才養能一適而賢々皐陶伊尹之徒往々
發迹于是其為國利也厚矣簿其功豈在執法左哉
嗚呼司業之人也文宣徒取其官已蓋殿最識令
天子承暉經成尊師氏之位不卑于執法臣故康公
之慶然風紀以移是職也良有以也哉故余衷次吳
士大夫之詩帙以送之而又序之如此復自繫詩凡
五章詩曰
赫赫胄監禮樂攸司祭酒長之師氏貳之明 天子作我
民極何以播教師氏有職惟明 天子惟 烈祖是因

烈祖始受命肇立成功 天子戾止作爾多士多士濟々
惟 天子使曰若康公穆々雍々多士濟々惟言來徒
天子問道其言如鍾 天子廣化其德如風維禎作頌配
於樂王

題送樂子卷 五言律

煙水風塵外先生一草堂干時無戰策却老有丹方蒲葉
鈔書短松花釀酒香有時歌欸乃小艇在滄浪

夜坐一首 五言律

日落群動息張燈坐草堂浮生百年事清坐一爐香謀拙
憐人嘆幽棲世慮忘吟詩不知寐華月自流光

舟過黄店 五言律

水會魚鹽市霜清蟹稻天高橋十字港新剎四邊田樹老
烏銀莢花開白玉顔老翁誇樂歲斗米直三錢

綠陰亭詩 五言十二句

公子遠流俗淡然薄世榮華亭入幽邃水日有餘清高梧
羅前庭修竹被兩楹重陰秘清晝好鳥時一鳴佳辰展芳
燕良會欣合并清歌發綺席鼓瑟更吹笙群公盡詞客列
座敬塵纓言笑遂真性觴咏暢幽情清陰與日轉不知月
東生

送趙季文都水書吏考滿詩 五言二十句 有序

江浙糧賦居天下中九而蘇一郡又居浙十五然蘇
國也田皆枕湖藉江因水進退為凶豐使歲　恒陽
則窪下皆以鍾畝之利告一有淫潦之虞颶風猝作
挾波浪破隄防連阡接町淪為巨浸此朝廷都水營
田之所由立也其職專以水利為務遴選重臣有才
幹者居之而所謂官吏遂與臺省相參蓋朝廷視水
利為重故待其官守重宜也吳時官守或非其人其
貽民害覆有暴于水而民益困者然則居是職者其
不可不慎選其人也必矣書史者其官之贊也更不
得人而欲其官之得職也亦難矣其定趙君季文蓋
才而有風操者也往嘗為浙中司臬吏有能稱故今
都水使府馳函以書史辟于沙河尉次宜其克相其
官有成也君自奉職來隄防蓋脩溝渠益浚水還

故道而民受膚田之患者君之功為多當謫例增秩
七品佐二郡縣為近民之官矣以君與除水利害之
心推之吾民撫字之日民其有不受賜者乎其行也
吳人士咸歌詩以餞之推予為序首而復係以詩云
句吳水為國桑田水相爭水大連陂湖水小逐泖涇高廬
或凡墊下土孰容畊吳蔚羅忠父都水置司平治水亦多
術害利始興侃侃趙公子為吏有能聲棄流截高岸蕪
塞開通塍都府資治畫課最上農鄉遷官到州縣播事諮
田吏推此澤物志聖化相流行

送謝太守 五言排律四十句

湖季今日郡循良第一人武林非復舊文化要圖新海嶽
東南會湖江左右瞬曾開天水國直閭尾其津府大同京
尹居崇吳國賓提封家萬户易俗力千鈞惜也承平夕於
焉值亂頻煙華餘故市風物感殘民今日懷臣濟秉時好
拊循念君多意氣滿腹貯精神別地梅凝曙寒江柳孕春
過船沙汲辰駐旆雪埋輪黽勉循無及窮愁不斂嗔贈言
知而赧取醉寄情真句袖烹鮮手須聞牧犢身推誠歸簡
秋植善息頑囂亂後無家世漁中有隱淪千年黃宿近萬
里白漚親莫學張京兆應如召信臣貂蟬從岳牧圖畫可
麒麟

賦春夢遷 七言絶句楚音雖老尚能歌听夢遷人樂府子因呼為春夢遷

黃柳城邊風雨多白頭宮女有遺歌東坡唱遍無知己賴

有人間春夢婆

小香

一場春夢不須忙賸買春風又幾場一丈花開紅玉蝶小香何日比花長

寄沈秋澗四絶句

大將軍詰入酒市貴公主鏡落田家不知有客琅玕所獨自吹笙醉碧霞

句曲已無張外史道士今有沈東陽裁雲剪月三千首獨虎仙官不敢將

鹿皮之冠雀鷩裙軍前不肯帶銅魚花猶望鹿拜履下知有枕中黃石書

鸂鶒水深蓮葉舫書來約過百花庄醉披錦袍上船去倩得小姬連留床

送貢尚書入閩

繡衣經略南來後漕運尚書又入閩萬里銅鹽開越嶠千艘升斗資番人香薰茉莉春醒重葉捲檳榔曉饌頻海道東歸閒亦得法冠重戴髮如銀

八月初四日雪坡太守周門招入雲居山中復度嶺飲于水月尼寺賦詩書似太守及蘇州刺史周義卿

文章太守早休牙五馬傳呼處士家好客新分朱露酒題詩近在白雲窩山中子落千年桂海上人歸八月槎水月樓頭横玉笛誤猜萱緑是韶華

用顧松江韻復理貳守并柬雪波刺史

仙客歸來隘九州肎騎黃雀記南遊烏衣故國江山在銅壯荒臺草水秋起舞劉琨空有志登高王粲不勝愁問君燕境今何在祗憶當年顧虎頭

送謝太守

朝廷遣使航東海萬里南來送璽書著屐登山良不忝分符與關復何如白蘇事業千年後吳楚封疆百戰餘今日養民方急務胄將徵莫及舟車

答倪生德中來韻

綺山才子才廉峭素色成文似郘綾待詔歸來金馬客題詩寄去碧桃僧畫眉誰問張京兆多病深憐馬茂陵昨夜

西堂安夢好惠連春思又新增

八月五日偕錢唐王觀海昌李勛大梁滑人過湖赴瑪瑙山主之招題詩雙松亭

十年不踏瑪瑙石今日重登口子峰外湖水繞玉螮蝀裏湖水浸金芙蓉崔老題詩欲招鷗生公說法善降龍浮雲富貴眼前見從此道人輕萬鍾

感時一首

壯志凌雲氣食牛少年何事苦淹留狂歌鳴鳳聊自樹舊學屠龍良已休臺閣故人俱屏跡閭閻小子盡封侯愁來拔劍南樓坐寥落江山萬里愁

至正庚子重陽後五日再飲謝履齋光漾亭履齋共

老姬楚香者侍酒之餘與紫霄生賦詩

滿城風雨送重陽雨後花開重舉觴仙客新來殷七七佳
人老出楚香香于時懶上平蠻策度世惟求辟穀方光漾
亭中詩易老不須春夢到西堂

與姜羽儀詩

六韜人去無家學獨説吾鄉有羽儀太尉府中招處士湖
州幕裏看賓師座分雨露黄封濟門護風雲赤羽旗湖上
老夫詢出處扁舟一葉似鴟夷

主之約詩用字文韻

我尋三十高僧閣還有支郎第一流湖上風煙留晚照山
中草木帶邊秋水晶宮闕碧巖蓄金粟堆呼黄栗留馬題
詩

寺行人有比峴山遊

寄秋淵沈錬師

琅玕種得三千箇〻箇琮台玉樹齊秋静雙鳧青御曲夜
寒一虎大茆西長茸不著花貓纖深竹時聞翠羽啼老我
所須惟鐵杖不須太乙乞青藜

十月六日席上與同座客陸宅之夏士文及主人吕
希尚希遠聯句

新潑葡萄琥珀濃酒逢知己量千鍾犀杯節落眠金鹿鷹
柱弦鳴應玉龍紫蟹研膏紅似橘青蝦剝尾綠如蔥彩雲
吹散陽臺雨知有巫山第幾重

八月五日喜雨初陽臺上作

談門空過太史宅曳杖却上初陽臺雷從葛仙井底起雨自黄妃塔上來官軍捷報銅鈸陌山人酒濕白螺林隱誰得知詩句好山東李尉今有才

十七日過無住菴因留題鑑上人半雲軒

我訪東山丞相譜因過南墅半雲齋雉栖薜荔都蒼墓鶯補天客大士橋萬歲藤枝神蜕杖三花樹子癭爲瓢老僧好事兼好客時作遠公蓮社招

用蘇昌齡韻賦李紫篔白雲窩

紫篔之篔ゝ滿林白雲之雲ゝ復深忽見南山有真意時聞好鳥流清音盆翻玉女當胷雪棋款仙樵石凡陰爲子朗歌成古調寫以老鐵斛盧琴

題夏氏槐夢軒

何人覓得大槐國國在人間人不識五馬既赴南柯侯千金更選東床客金鷄一聲叫東方蝴蝶飛來春一場君不見緑林周虎郎匍匐而拜蚍蜉王

寄雨道原詩二首

信公今住竹林寺曾寄吳鹽道起居戴家泊上收秫米凌湖門外好鱸魚緇衣寧相日給告清客道人新著書苦問兩湖ゝ上伴竹枝零落柳枝疎

老人町畦何如閒移東窗上居甕口新包竹葉酒船頭學釣桃花魚雄文曾萬六國印綺語更著三家書兩家道郎我所愛何當林間見二疎

聯句書桂隱主人齋壁

至正己亥冬十月四日予偕吳興桃庭美義與高玉田夏長祐吳郡張學湖西張吉富春吳穀東海徐子貞陽羨高瑛雲閒謝思盛同遊淞之顧庄酌橋隱老仙墓因過郁聚學聚齋見桂隱主人供茶設醴席上與諸家聯七字句成一十韻十有八句書于齋之壁

予為會稽抱遺叟楊

九鳳山陽漂漬陰十年曾記此登臨仙人一去楠破斗小山重沼花作全勺水研池圖洗胆老蕉書葉倒抽心瞿曇像現雪生壁不容詩成風滿林白馬胡僧經寫貝青鳥方士石旋針文花雪舞昆吾劍一索珠懸斛律琴出柙怒號斑額獸鎮龍解語雪衣禽掀髯自作蘇門嘯抱膝誰歌梁甫吟聯得彌明詩句就內中韶濩有遺音

題朱蓮峯夢遊仙宮殿明日偕見西辨章進凝香閣詩

青蓮老人青瑣環自言昨夜夢遊海上天梯山天梯之山三萬八千丈瓊臺雙闕開天關赤蘇飛上最絕頂千樹琪花散晴影通明前殿上覲玉虛翁左面長眉瞳炯炯玉翁元是太極仙手弄兩丸日月旋天扃地戶司啓閉玄牝一鑰開天光青蓮老人南極裔泰華開花一千歲大人賦奏馬文園玉鷄如船澆渴肺殿前作詩明月光光彩下徹下土中書堂明朝爲得凝香章蝴蝶飛來七寶床

凝香閣詩

凝香閣者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闢之以待四方
賢士卽漢平津侯之東閣也客卿鐵崖楊子名之曰
凝香本韋蘇州詩予讀楊子記云休兵息民又云厭
兵圖治引周公仲山甫爲辭夫兵不爲攻城乃森戟
於左右者詎非休兵乎燕寢凝香與賢者共之豈非
圖治乎周公東征成王迎歸天地反風起禾此休兵
効也仲山甫祖齊宣王賴其補袞出納王命此圖治
効也楊子之進規者至矣杭庠與教朱庭規敎楊子
之記復爲歌以頌云
有兵不若森于庭發矢不若莊于棚汗馬不若係于營休
兵要待民力生平章政事光祿卿閣下萬卷清香凝書生

香德生馨況復蘂鼎相熏蒸綠烟一縷風度儒光祿燕寢
寢不驚蝴蝶飛來窺枕屏周公入夢話東征山甫依稀亦
言并天既及風禾稼登吉以補袞垂鴻名楊子進規為座
銘有客如此真賢卿廩人飽粟庖人饋鯖燕昭臺上千金
輕錢傳士起相慶有如十八學士登蓬瀛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歌

盤所歌并序

孟子稱大丈夫曰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愿稱大丈夫曰坐廟堂則進退百官在外則武夫前呵從者夫途喜有賞怒有刑材俊者譽其德粉白黛綠者爭寵妍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也李愿氏之所謂大丈夫人之稱大丈夫也其賢不肖固有間矣及愿稱大丈夫之所不遇者又曰與其有譽孰若無毀與其有樂孰

若無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
我之所行願蓋亦潔身而往之流也豈亦得稱大丈
夫哉然比於處穢汚觸刑辟徼倖于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則猶賢耳故昌黎韓子之未遇也亦於青卑秝
焉以從龐于盤之樂也去之六百餘年而猶有裔孫
曰秀之而自公某為宋和公之七世孫也宗草不忘
仕國朝以名節強起之辭以疾歸隱于淡滄之上名
其居曰盤所盤在太行去淡滄不知其若干道里而
南因名之蓋所同其隱而不必同其地也南因克己
風節重其所則愈於愿之徒以不遇而樂其所者也
南因諸孫為恕又能復盤所于先廬墟棄之餘遂其
所於海甸之東丘而南因之故扁在焉國賢矣吾聞
恕自幼有大志唯用力于當世者又自知不可為則
為不遇于時者之為而不為處穢汚觸刑辟倖於老
死而後止者也於愿之賢亦庶乎其近之昌黎氏賢
愿而為序余亦賢恕而為昌黎之歌以歌之曰
盤之宮東丘之樂盤之土耕者讓畝口盤之泉漁不及因
盤之阻外禦其侮盤之深內潛我心盤之穰實盤繫我族。
嗟盤之樂兮樂而安風雨不震兮變潛弗奸孝以致其養
兮義以廣夫急難居燒安兮體愈肸心無憂兮吳有患叶
歌兮樂女盤女將和兮致吾樂

杵歌七首

杭築長城賴辨章仁公兩犀美政洽于衆心以底不
日之成然彼失之記有不免憤昔者東維子録其辭
為杵歌
亟〻城〻城亟成小兒齊唱杵歌聲杵歌傳作睢陽曲中
有哭聲能陷城
自古衆心能作城五方取土不須蒸〻土作城〻可破衆
心作城〻可憑
疊〻石〻石嶻嶒立竿作表齊竿旋阿誰造得雲梯子劉
地過城百尺高
羅城一百廿里長東藩恃此作金湯舊基更展三千里莫
剩西門一樹棹

蘇州剌史新令好不用西山取石勞拆得鳳山楊璉塔南
城不日似雲高
南城不日似雲高城脚愁侵八月濤射得潮頭向西去錢
王鐵箭泰山牢
攻城不怕齊神武玉壁堪支百萬兵不是南朝誇玉壁闕
西南子是長城

江西鐃歌二章

陳友諒起兵殺倪蠻子據龍興辨章阿里溫沙公憲
倉察伋公合兵破之龍興始平江石諸郡無不欵附
至此而武功成作龍興平
綮龍興藩西江二舨章國駿厖江有砥柱胡為鴻流降勦

釁劫元蝥賊内訌三台映太微國士俱無雙主旅嘽〻鉦
鼓摐天威震赫聲光懾八郡望風咸來降武功既成毋從
從　聖人南面毆萬邦　右龍興平十五句
龍興陷日憲史劉夔懷印埋土中土生瑞木一本寥
後被命為僉憲丞購印於瑞木下掘得印來歸後得
印施諸移文遂成恢復功為銀章繇
維白金有章維國之光九鼎既峙禽元化以張大治范金
吐景耀鋭蟠螭細龜鸞翥鳳翔官日寶司之楨我皇綱紀
至且藏啓發禎祥標幟係政柄繫德是將符節允合人文
昌湯攘兇禎時乃康興國咸休萬年齊天慶
用韻復雲松老人華陽巾歌
君不見獬豸不識字高桂削鉄埜白簡孰辨賢不賢又不
見鴝鵒偏尚武高屋壓虎肩五兵不理長酣眠鉄崖老狂者
强項如董宣小巾製子夏正安江東傳人間緋裳揎巳蜕
風中蝨脫巾漉酒東籬邊吳淞老福來賀我倒冠共醉春
風前我歌此歌君拍手東壺西閣開洞天洞天之窟為我
雙回旋
次韻省郎蔡彥文觀潮長歌錄呈吳興二守雲閒先生
雙海鳳跳天吳八月十八觀天下無逢婆之山突兀眼前
見有如祖龍萬鋒來東驅婆留一箭氣相敵強弩不用三
千夫雲蜃成樓不可軒犬鉄搖識誰能屠招潮小兒不畏
死雨螯蹋浪心何粗搏桑爛若木枯草歎古憤無時蘇東

維子鷩相呼長風破浪未歸去一葉欲事寰瀛圖潙誰之
一疋素中有萬里河漢乘吾桴

題清閟堂雪蕉圖

洛陽城中雪冥冥袁家竹屋如笄箠老人僵卧不偶形不
知太守來訪扃輞川畫得洛陽亭千載好事圖方屏寒林
脫葉風寒冷胡見為此芭蕉青花房倒抽玉胆餅豔華亂
點青鸞翎階前老石如禿丁銀瘤玉瘿鮫星星嗚呼妙筆
生石丞隋霜不殺讖麟經石丞執政身形庭變理無乃迷
天刑胡笳一聲吹羯腥血漉蚓草啼精靈嗚呼爾身如蕉
不如冀凝碧池上先秋零

大樹歌為馮淵如賦

東柯溪頭三大樹水深土厚庋石牢一株石荼餐冬鶴紅
若火鏡鎔冰濤雨林老檜挺霜幹青如蓮并翅雙鷺不知
人間富貴柦青紫草亡木卒紛如毛漢家根株歷千歲當
時大將誇人豪只今子孫伏大義昧始尚薄巾車勞三槐
風雲慶有待　荆湯火死已逃金鴉倒立海底景白鳳夜
皺風中膏蟠枯骨露黑石虎奇幹手接蒼山綠惡氣西起
白日翳恍惚大將排旌旐東柯齊時具甚無兵家文武韜
摩娑大樹日酣卧不肯即偽從疑棗始知后皇受命乞獨
正神明扶植冰霜操我來飲我山中醪脫巾掛樹三花高
大槐太守夢楚國大海美人踏漢鼎大樹老雄待我酒長
第杏即金絲槽醉歌寫入嘉樹傳切比橘頌驗人騷

辭

桂軒辭有序

桂生於秋依於巖蓋隱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托爲
代之詩鄒林美燕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有桂軒者
爲馮君無卿之所築馮君有問學且有志于當世而
不屑於仕進今老矣遂築是軒之所將以終隱云夫
古之君子不必以仕爲賢亦不必以不仕爲高仕而
不得行其志之爲恥耳仕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
弗遇則材之弗良也方今
明天子在上側席求人如不及馮君幸生逢其時其材入
非可以無用于世者方且揣焉深藏遠遁分與小山
之招者同羣爲蓋與夫代之夸鄒林美燕山之爲榮
者異日道也使彼揚揚露林窩一名以自夸夫人不
足不致中踣而貽故林之羞則不正者聞其風亦可
少媿矣嘻桂之軒人人得有也而有馮君者之不媿
於桂則少矣是則馮君之才號實世教之所係也因
其友程生之請爲作桂軒辭一章其辭曰

桂樹叢生兮軒之隈沐雨露兮含風霜王孫不歸兮春草
歇而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瑤枝以爲佩兮飡金粟
以爲根軒中之樂兮樂無央
桂樹叢生兮軒之陰虬龍盤拏兮猿狖笑吟王孫不歸兮
實勞我心

送史才叟還上饒史代馮元贈

一門三相兩封王見說郎美文章波浴長才青眼是黄堂
柏府槐廳朝暮直披玉雪倚冰霜靈山懷玉鬱蒼蒼古城
隍帶仙房瑤草紫芝隨處發天香盡道如今千外好

金縷唱錦帆張

詞

雙飛燕詞

十月六日雲窩主者設醼于清香亭侑庖者東平玉
無瑕張氏也酒半張氏乞予樂章為賦雙飛燕詞俾
度腔行酒以佐主賓之歡

玉無瑕春無價清歌一曲倒盞伶牙斜嚲鬢髻花翠嵌綾
波機玉手琵琶彈初罷怎教他流落天涯抱來帳下黎園
弟子學士人家

雜文

陣圖新語敘

孫子論兵謂廟筭者勝無筭者不勝且敗又謂善守者藏
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此全勝道也余猶怪
今之主兵者類皆無筭之兵攻者直擣守者急退耳比之
田舍傳兒三進三退不翅也余觀黍先趙信好者陣圖新
語得軒轅氏握機之法而深中今日主兵者之弊信書從
余遊於睦州抱文武才略而未遇知己者江浙樞府曾官
授其入言不聽則棄官去耶律氏有禮羅其人計不用亦

拂衣行余號知己而余在澤雖奇其才而無所以用近聞中吳痛懲主兵之弊旁求天下之善兵箕者有以信姓氏達蔣書者而信刎應信與余乃居草堂看古莫耶譚瑛水青黃丸人莫識其胸中也予令其同遊者張憲上其圖於淮吳幕府幕府君詢曰汝師東維子曹上皇帝書淮吳府聘而未起何如憲其對曰欲格東維子請從信始

鬻茶夢

鐵龍道人臥石床二更月微明及紙帳梅影亦及半窗孤立不鳴命小雲童汲白蓮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為飲供道人及游心太虛雍雍涼涼若鴻濛若皇芒會天地之未生適陰陽之若亡恍兮不知入夢遂坐于青圖銀輝之堂堂上香雲連拂地中著紫桂榻綠涼几有太初易一集集內悉星斗文煥煒燴熠含流玉錯莫辨爻畫若烟雲日月交麗乎青天欻玉露涼月冷香冰入齒者易刻因作太虛吟吟曰道無形兮兆無聲妙天心兮一以真百家斯融太乙以清歌已光飆起林末激華氛郁郁霏霏絢爛淫豔洒有扈綠衣若仙子者從容來謁云名淡香小字綠華乃奉天元杯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壽余侑以辭曰心不形神以行無而為萬化清壽畢紓徐而退復令小玉環侍筆牘遂書歌遺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以傳天不刑兮四時以言眇乎天兮天之先天之先兮復何仙移間白雲微銷綠衣花烟月天明余內國余亦悮矣遂冥神合玄月光尚隱

補人之功敵爲作四十五日約以策其力而陳其功日讀某經若干卷寫某書若干板夜讀某史若干卷評其史若干件者某文若干道朔望讀某文義若干件遵要束爲餘力者有廢違要束而力不及者有讓云

毘陵行

孟冬四將鼓勾吳彎弓誓落隻虎頭智謀無過史萬葉嫖姚無加李金吾前弟已作破竹及三覆乃裏含沙狙常山長蛇一斷尾即墨燃枯齊犇踊玉蓋孤單呼庚癸皂鵰萬甲迷糢糊江南長枝江北無蒲牢一吼千鯨呼赤杜卓入鉄甕戶鉄翅橫截丹陽湖擣虛之策不出此赤子可縛生於菟當時上將陷江都至今莫贖千金軀後來飛將愼勿

於梅花間也小雲呼曰凌霄芽熟矣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何爲日四十五一月三十日三十之夜分不息是一月之中恒得十五日也故四十五余觀古幽民男於宵索綯女於宵紡績則邠男女皆得日四十五者也嘻豈惟邠民哉宣王之庭燎曰夜何如其夜未央夜何如其夜向晨則王者勤政亦維燎于夜也豈惟宣王哉姬公聖屢於思則曰坐以待旦孔父至聖勤于學則曰吾嘗終夜不寢見古之聖賢亦嘗不競路于四十五日也錢唐諸生有以年過冠室而失師承者及其眞賢師友也遂有失時之嘆而不知力扶

踈襄王城頭啼白烏如何臨期易將犯兵器何必不讀孫
吳書烏乎臨期易將犯兵器何必不讀孫吳書

題子昂五花馬圖

趙公馬癖如鄧公曾騎賜馬真龍驄渥洼亭上風日靜起
像天廄圖真龍烏雲滿身雲滿足紫焰珠光奪雙目九花
風細虬欲飛五色波清錦初洛祇今質骨黃金台圖家豢
牧皆駑材將軍臨陣托生死昭陵石馬空遺哀此圖年深
神亦化後來何人誇筆亞不見真龍空見畫猶得千金索高價

題謝氏一勺軒

一勺水不滿斗我吸之勺在手上連天津尾下泄海焦口主人飲水池鑿
吾鄙青天納牖吾鐵崖道人題之曰有人悟此環雲夢吞八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

東維子文集卷之三十一

附録

瑯玡子來詩 六絶句

李杜文章萬丈光並驅今見會稽楊鐵時過我華陽洞鐵笛一聲吹鳳凰

句曲山中張外史與君湖海結詩盟可憐遺劍隨長夜今日誰同垃世名

義熙處士歸來叒千古高風今尚存夫子風期正相似東山花下醉清尊

問奇未到楊雄宅羽馭飆車總不靈會向山陰具舟檝載將春酒過華亭

嵇公蕭散七不堪彭澤歸來雪滿簪見說枋頭無直筆董
狐太史在江南
草罷玄經不羨新萬言書已上楓宸新詩題遍琅玕所亦
念丹丘有羽人

學生徐國次韻

新詩隨手寫銀光遠寄江南鐵史楊自說蕭郎善吹笛不
知孰與驂鸞鳳

徐國又次四絶

一溪流水碧桃花云是茅山道士家我欲相從問丹訣赤
城五色茹朝霞
道人曉起天鼓罷石盆換水種菖楊詩成寫滿白錄紙春
江人來能寄將
不向玉門曳我裾秋風江上釣鱸魚仙官乞與青藜杖夜
照龜文綠字書
鸎湖〻上琅玕所渾似浣花溪上庄風前起舞鐵如意雙
鶴飛來秋滿床

學生吳教次韻四絶

三茅兄弟舊遊處萬箇琅玕隱者家雲氣團空圓蓋似丹
光升出赤于霞
與君別來十日強日日憶爾鳳山陽霜林橘子大如斗書
尾須君遠寄將
雪色吳綾裁道袍鵝黃美酒換金魚詩成連遍沈東老不

惜榴皮醉後書
南瀕津頭買野舫鸎湖便是瀼西庄琅玕主者雅好客應
遣麻姑掃石床

羽儀和韻

蠟色濤箋寫奇詩玉壺冰鑑識容儀法言願卒諸生業家
學深慚帝者師江月夜涼聞鐃笛海雲秋靜捲朱旗文章
絶似相如筆好為題詩諭遠夷

玄霜子作

衛人苦寒不可出焚香白晝高齋眠驚華過看不足惜造
物戲人真可憐何如適興飲美酒未信服藥能長年人生
天地一逆旅流光瞬息難留連

魯陰饒介

錢王城亂山青惟有江聲繞驛亭萬姓瘡痍勞撫字諸侯
風化在儀刑園棋别墅花連屋覓句芳池草滿亭汀座是
東南待君久〻五馬不須停

淮海秦約 宛丘陳肅賦

東南帝者之所都山川龍鳳相縈紆離宮别館三百區紫
金鸞〻令有無府中遠遊謝太守少年玉節黄金符民食
在華教在亟飢餔渴飲歌嗚嗚華車細馬左右趨使君歸
來香滿途

鉄鷗子一解

欽匡先生作黄將軍歌殆絶唱也絶唱不可和門生

徐固賦鉄鶏子一解先生讀之曰、可續吾貂僣書于巻

鉄鶏飛犯猿披鉄鶏鳴牧犢平鶏栖在長城長城鎮南國渇飲長城、水飢食長城、粟獬豸不敢觸貔貅不敢蹴毒蟒何來吹黒風南國長城一朝覆鉄鶏怒裂背毒蟒折骨死朝食毒蟒心暮食毒蟒髓嗚呼食蟒之髓心始已東海大鰌銜宿恥

華陽巾歌

鉄厓老仙冠華陽巾制作奇古喜而為之歌

鉄厓頭骨如鉄堅高冠不肯著進賢華陽新巾制作古倒垂一幅披兩肩醉来箕踞松下眠白眼不受天子宣自稱臣是詩中仙棹頭來風頂忽露熱角得兩人爭傳有時錦袍淋墨涴崔鷺冷看兜鍪帶血汚貂蟬賦歸來占畫竹下索笑長岸梅花邊狂歌擊節自有鉄如意何須白羽指使三軍前老夫緇撮上戴天與不老仙相周旋

學生徐章次華陽巾歌

鉄史文章金石堅鉄史法書草聖賢謫還文子未可稱筆削祐頭直筆當齊肩草玄亭上枕書眠不貴世間玉堂供奉之皇宣世人識不識盡呼鉄笛仙烏紗新製華陽傳七客睽翩冠似蟬或攜妓東山下或駕大舫西湖還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玉山醉倒春風前不知崔書在青天黃、麻一道昨夜天東旋

學生謝思順賦

黑鉄龍氣如虎光如虹黃金意氣結國士句踐台上長城
公黑鉄龍心推誓為國掃煙塵空長城何巍〻砥柱東南
維龍兮龍兮長城歸飢推食兮解寒衣日月龍遶長城飛
光抱日月聯精輝維南有猫虓最怒夜咒長城翻赤土龍
兮食猫如食鼠維東有犢犢以彝日觸長城噓大雲龍兮
食犢如食豚育老烏啄人屋責我長城、殲我屬烏乎長城
覆不可復黑鉄龍誓三為長城滅仇族玉笥山為栽樹長
城碑鑑湖水為我洗長城恥直欲聞之聖天子會稽先生
楊鉄史

跋忠勇西夏侯邁公墓銘

跋曰春秋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貶
之奸人不敢亂余讀鉄史邁古里思傳信民之以為賢〻
之民以為奸〻之此鉄史之春秋也董寃者天子之法臣
也法臣不立法而鉄史立之嗚呼歸矣至正乙亥秋程文
謹識

跋東維子集後

余嘗結廬城南日與柳風梧月竹韻松濤挈爲良友陶然長嘯若不知有人間者雖好吟咏尤嗜袁景文詩業已刻而新之矣而楊廉夫又羨景文白燕諸作自以爲不及今讀其集博極羣書自成一家言想不在袁下第篇章零脫未鏡其全誠竊恨之辱承太冲袁老素號藏書工于製作一言相慨然見投慰我夢寐如獲珍寳維汗雨謠之不妨校勘益清時暇日與先輩表揚風雅自是樂事遂忘其勞也雖然摛辭吐

句精會神流白雪陽春商彝周鼎作者苦
心識者具眼倘遇知音千古一快哉茲因
完刻以廣其傳漫識于此後學王俞書
萬厤十七年己丑孟秋既望

426
12
6